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二

吳江陳啟源撰

蕩之什下

變大雅

崧高

崧高傳並舉甫申齊許四國以為姜氏四伯之後鄭箋因之以甫申為甫侯申伯當矣至以甫即訓夏贖刑之甫侯則呂記譏之謂二人宜皆宣王時賢諸侯而鄭氏

遠取穆王時人為非是然以古況今文義之常以同姓名賢配申伯而為言正見稱美之至箋義不謬也至康成注記時未悉詩義故以甫為山甫及箋詩則改之仲達辨之甚明而嚴緝反取其舊說斯舛矣王伯厚困學紀聞駁之允當

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王肅曰召公為司空主繕治孔疏引之以為獨使召伯營謝之故肅所謂召公專指穆公也時穆公適為司空目集傳引或說曰大封之禮召

公之世職是謂康公以來世世為司空也殆非肅意別有辨見韓奕篇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臣也鄭以為冢宰雖未必然然既王命之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傳以為家臣之長不知何據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傅手詔以為古制如此恐周制未必同漢也申伯當是有土之名入相王室如衛武公號文公之類周家王后皆侯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為國君安得與王室聯姻

其城謝也猶下篇之城齊乃遷國非始封也

孔疏以為申伯舊國

已絕今改而大之恐未然

申伯身在王朝其家室仍在申遷其私人

者申而遷於謝耳申伯眷戀闕庭未遽反國而室家在塗宜有將導統率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德其室家先到豈能賓至如歸亦須王臣銜命而往以鎮服之豈家臣可勝其任哉迨後申伯遄行則家室已獲寧居故徑從鄙入謝不復過其故都矣六章謝于誠歸是也案一統記今南陽府南陽縣附郭為古申國今汝寧

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內有古謝城是申與謝兩地相去亦不甚遠申伯私人當自今南陽府至信陽州可

崧高第六章云申伯信邁又云謝于誠歸又云式遙其行一似始疑其不果行今方信其行者鄭箋以為申伯不欲離王室王氏以為王之數留兩意正相反較而論之則鄭說長也此篇屢言王命又言王纘之事又言王錫王遣王餞不一而足玩其辭氣殆是王促之使行非

留之也古諸侯在其國則南面而為君入王朝則北面而為臣又當勤勞於職非若後世重內而輕外也況申伯以卿士進為牧伯

箋云申伯周之卿士又南國是式箋云改大其邑使為侯伯疏引左

傳謂侯伯是為州牧

新膺重寄自應謙恭引避宣王倚毗念切亦

宜敦迫再三反謂申伯欲行而宣王固留情事豈應爾爾

王餞于郿郿在鎬西非適謝之路故箋云北就王命于岐周以郿在岐之東也嚴緝乃謂豐有文王廟故至豐

策命申伯誤矣豐鎬相去止二十五里豐亦在郛之東
與鎬等可何得道郛而入謝哉

申伯番番傳云番番勇武貌曹氏改為耆艾之狀而嚴
氏宗之非也彼謂此番番與秦誓番番良士同而書言
旅力既愆則番番不得為武勇之稱耳殊不知番番語
其平昔既愆語其目前在秦誓詞意原無疑也爾雅釋
訓云番番矯矯勇也與傳義同此解不可易矣又番音
波若作耆艾解則當音婆與瞠同班固辟廱詩瞠瞠國

老是也嚴仍音波音與義左矣嚴本又作番注云番書作番音義同尤謬案此詩諸本無作番者不知嚴所見何本也且字書亦無番字俗人誤減其筆畫寫番為番則有之原不成字也案番音煩獸迹從米從田象形假借為波音耳又案采音辨別也若去上ノ則米字矣豈容濶乎

雅詩四言嘽嘽毛公解之各異四牡傳云喘息貌采芑傳云衆也崧高傳云喜樂也常武傳云盛也蓋四牡勞

使臣故言其行役之勞采芑常武美出師故言其軍容之壯崧高記就封之事故言其內喜樂而外安舒合於入國不馳之禮以見申伯之賢義各有當也今槩訓為衆盛而先儒釋經之微旨不可得見矣

周邦咸喜鄭以周為徧言徧邦之人相喜而慶也蘇氏以為指王臣之使申者然王臣在申當云周人不得云周邦况王臣素與申伯共事久知其賢何至申而方喜又申有賢君不必周人代為之喜皆情事之難通者也

嚴緝謂普天莫非王土侯國皆可稱周邦此南方諸國
得良牧而喜也其說似矣然周邦既為通名則何由見
為南方諸國且前言南國南邦南土皆別而名之矣何
此忽統名以周也詩中周字不訓為國名者豈獨是詩
宋儒之解不已固乎

烝民

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
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

章言山甫之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五六章備言山甫之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崧高詩同是贈行而體例既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蕃翰為重故首章即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卷望其遄歸二詩指趣各有在也崧高序云建國親侯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允矣

有物有則箋疏謂物者象也五性象五行則者法也六情法六氣是物乃性則乃情也孟子釋此詩曰有物必有則猶云有性必有情正言性善情亦善義相符矣呂記取楊氏之說以物為形則為性朱傳同之其義較優而實本孟子注疏趙注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孫奭云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仁義

禮信皆天命之性此趙注人法天之意乎但兄弟以恩
合宜與父子同言仁孫疏專屬之於禮未為允當揚氏
之言

詳見
呂記

斯青出於藍矣

書舜典出納朕命詩烝民出納王命言出納雖同而職
則異龍為納言之官其職掌如後世持駁之任而已山
甫式百僚保王躬賦政四方是百僚之長佐王出政者
也故傳以喉舌為冢宰疏亦引周官大宰之贊聽治及
歲終詔王廢置為出納之實事

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為度言圖度之於本句則理順矣然
非字義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
法度之度徒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
溷為一又移其誤於他事也又案毛訓儀為宜

釋文儀
作義毛

云如字文義本通但孔疏述之太迂源謂毛義當云德輕

易舉也而莫能舉我亦宜自謀舉之乃舉之者惟仲山甫
耳信乎山甫之德深遠而莫助也如此則數句文理皆
順而儀愛

愛義見
下條

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矣

愛莫助之毛云愛隱也疏云釋言文案釋言愛作愛蓋
愛愛古通用此詩之字形雖愛而義則愛也毛學有師
授故得其真源謂尋繹傳義可考證經文者此類是也

韓奕

首章以禹比宣王言王能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顯明
之道是道乃宣王之治道也故以倬然美之近解以道
為路謂韓侯由此路而來朝受命真屬戲論

脩革金厄毛云厄鳥躅鄭云以金為小鐸往往纏檻

革於

切之孔疏申二家之說謂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
蟲然箋以不言如厄故易傳據疏言則毛鄭之解金厄
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耳然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似
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名爵以鳥得名皆是即此章玄
衮衮乃龍首也赤鳥鳥乃鵠字也金厄既以厄蟲亦可
名厄何必言如

魚鼈鮮魚疏云魚毛燒肉也炰炰也服虔通俗文曰燔
煮曰炰魚與炰別而此及六月魚鼈音皆作炰則魚與

炰皆蒸煮之也案韓奕釋文魚薄交切徐云甫久反六月釋文無音反殆傳寫之脫漏也毛燒之義不可施於鼈兩詩魚字俱作炰音為當又案炰廣韻云焠謂之炰注音不玉篇云炰火燒也廣韻云炰炰煮也字今作焠

焠音皮
又音碑

維筍及蒲鄭云蒲深蒲也疏引周禮醯人深蒲注謂蒲弱音弱入水深如生水中者是案說文作菹云菹蒲弱之類也從艸沒聲則深蒲自是蒲之名

蒲可為席亦可為菹故書有蒲筵周禮醯人加豆有深
蒲筍菹其見於詩者澤陂魚藻之蒲皆興也惟韓奕筍
蒲則為較焉案本草香蒲入本經上品吳譜本草謂之
醯后宋圖經云春初生嫩葉時取其中心入地白蒲大
如匕柄者生嚙之甘絕又以醋浸食如筍大美周禮蒲
菹是也今人罕有食者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華抱梗端
如武士奉杵狀俗名蒲槌亦曰蒲萼華華中藥屑細若
金粉謂之蒲黃亦本經上品藥也韓奕傳云蒲弱箋云

深蒲蓋指大如七柄者

韓侯顧之毛傳曰曲顧道義也孔疏云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顧之則於禮當顧謂升車授綏之際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當有曲顧也傳義既有本而仲達發明之尤明確矣古人步言視聽無敢越禮正目而視猶云上則傲下則憂傾則姦必予之以節焉況可無故回首顧視乎詩人寄興託詞雖不必悉拘於禮文然國君於親迎之際瞻顧無常乃失容之大者豈反咏

之以為美乎漢世近古先王禮教猶存諸儒皆七十子之徒淵源有自故毛傳雖簡質而推詳顧之二字不憚詞費定是師傳如此可見古人行禮無一節敢忽又見古經立言無一字或苟真有補於世教人心者也魏晉以還放達成風瞻顧小節尤莫知自束於禮幸先儒之說懸之功令學者尚得闡明其義至宋儒盡棄古注往往據所習見以釋古經直謂韓侯無故而回顧而古人瞻顧不苟之義置之不講今世經生遂無由得聞嗚呼

禮教之壞不獨庸俗入致之矣楊用修論此詩言非禮而妄顧則是覘籛裝之厚薄窺侍御之冶容雖似戲談實為正論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各以類分句羆者熊類也貓者虎類也熊羆皆摯獸熊如豕黑色羆大於熊色黃白又有小而色黃赤者謂之鼪三種皆見爾雅一類也虎白為鼯音黑為鼯式竹切似虎淺毛謂之鼯音羆貓非捕鼠之貓

周書世俘解武王狩禽虎二十二貓二即此貓虎矣其

似競貓而食虎豹者謂之狻

音猊

即今獅子

三者皆見爾雅

亦一類也爾雅又云熊虎雕蓋其猛又相同也故古者畫熊虎於旗教戰則師都建之出軍則軍吏載之

韓姑燕譽言既安之又有顯譽二字各一義也射義引狸首詩則燕則譽正與此詩義同蘇氏曰譽樂也殆欲破譽為豫案服虔注左傳訓譽為游又引孟子一游一

豫

見昭元年孔疏

譽豫固可通用然元凱已不用其說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為安云古平安時衆民

所築完也則燕師二字為不馴矣王肅孫毓皆以燕為燕國得之至水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為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得用遠師猶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以猶錫韓耳然命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洵為允當且非直此也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間遠邇山甫城齊自

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至以貉為東夷鄭氏注
周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淮夷蠻貉莫不率從本謂淮
夷行如蠻貉非謂蠻貉亦服魯傳義不謬也孟子言貉
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貉為北方豸種
此詩其追其貉又與奄受北國文連其為北陲荒裔無
疑矣貉俗字本作貉此詩追貉書華夏蠻貉
石經皆作貉注疏作貉而諸本因之呂記朱傳
以燕為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
而召公子孫受封於燕者率之以城韓耳朱傳謂韓初

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此言非也燕
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於畿內若
召公率之則所用之衆乃王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
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況召公為司空不見經典朱子
之為此說者特因崧高疏載王肅語謂召公為司空主
繕治遂意召氏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城謝則使
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一身尚未必常居司
空之職况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

封韓大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當

為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

詳見孔氏書傳

左傳又云聃季為司

空則成康之世為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於經傳而召

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邪又周家六卿並無

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為司寇康叔亦為之穆王命君牙

為司徒而幽王時番為之鄭桓公亦為之謂司空獨世

屬召氏豈其然乎

聃季為司空見定四年

豹有赤白二種皆黑文熊有黃白二種韓奕詩所獻則

各指其一也玉海云山海經香山多赤豹中山東胡有黃羆成王時東胡獻此獸

江漢

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皆尹吉甫作申伯韓侯稱爵仲山甫稱字召穆公稱名詩以寓興而已非有義例也然穆公獨稱名者殆以別於召公召祖而言之與

淮夷來鋪傳云鋪病也疏云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痛音義同蓋此詩文鋪而義痛亦烝民愛愛之類此經字之

賴傳以正者也詩中字似此者多矣

拒鬻一自毛鄭異說拒鬻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鬻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鬻未和鬱名拒鬻此鄭說也孔氏右鄭然鄭之為此說者止因周禮鬻人鬱人分為二職而鬱人掌鬱鬻明是鬻人所掌尚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拒鬻鬱鬻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拒鬻概以未和鬱解之則又非也鬻之為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而得名可說文鬻字注云

以秬釀鬱草芬芳條暢用之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
黑黍之酒則與常酒等耳何獨取名於鬯竊意鬯之名
本因鬱草而秬黍之酒實為和鬯而釀則當其未和鬱
時亦概以秬鬯名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為鬱鬯故周禮
分而為二要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鄭氏執周禮之
文以釋詩固已又孔氏申毛既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
侯鬯草生郊之文證鬱金草亦可名鬱草矣復言古今
書傳香草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稱見於

詩書左傳者不一而足皆稱柅鬯並無稱鬱鬯者豈非
言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草出鬱林郡
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紀惟載柳州羅城縣
出鬱金香即此也與藥中鬱金名同物異鬱金根無香
出蜀中鬱今通作鬱說文鬱從林鬱省聲木叢生也與
鬱字異

周禮鬱人注謂鬱草若蘭以其俱是香草故取以相方
目若鬱金之種類又各不同朱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

首月步南園以迴眺覽草木之紛葩美斯花之英妙是
華以四月也傳玄賦云葉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
是華色正黃也揚孚南州異物記云鬱金出罽賓色正
黃與芙蓉花裏嫩蓮相似可以香酒此與傳賦合至唐書
言太宗時伽毗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九月開華狀似
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

本草綱目引此

本草云

其華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

埤雅

引兩書言花之色候各異以朱傳二賦較之又不同其

種類當不一矣不知古人所用何種也又案屬賓伽毗皆
遠夷鬱林在古世亦屬荒服鬱金非常有之物而古人
每祭必用未審從何取給豈三代時中華本產斯卉而
後世無之天時地氣有變遷與

告于文人謂告于召氏先祖有文德者也集傳以為文
王非是上珪瓚秬鬯正賜之為告文人之用也若是文
王王何不自告之而以賜虎哉又下言于周受命是就
文王廟命之此時方言文王耳詩人序事自有次第也

錫山土田傳云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經
無附庸而傳云云者當是引成語連及之耳且傳自述
周制如此非言賜召公也孔疏申之曰土田即是附庸
恐非指

于周受命鄭以周為岐周蓋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
於此故詩言周所以別於豐鎬也嚴緝以周為豐殊無
謂彼謂文王作豐當有異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迹所基
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

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岐地也就彼錫命於理尤允

常武

常武序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旨哉斯言可以論世已宣王懲父前愆厲精圖治赫然中興信稱令主但英明過甚而學養未純雖銳於始必倦於終穆公早得之幾先矣宣王少長於穆公宜其資性之純駁公所素知故方勤政之初已切鮮終之慮以常武名篇而因美以為戒洵老臣納誨之深心也

厥後魯戲立而諸侯貳千畝敗而戎患興武事不立實
由德之不常此詩殆有先見當時國史深識穆公作詩
本指而著之於序誠有本之言也又案小雅宣王詩十
四篇美刺兼之大雅宣王詩六篇有美無刺然小雅兼
美刺而終之以美善善長也大雅專於美而終之以戒
不欲沒其實也夫子之編二雅厥旨微矣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鄭異解孔疏引孫毓之言以鄭
說為長當矣但為命將本祖而援陳勝舉兵稱項燕事

比之恐非確證勝之稱燕假其名也非以為祖而追本之也孫既誤而孔亦不覺胥失之案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溯康公命皇父則先述南仲皆本其祖德以為榮而韓奕篇亦言先祖受命烝民篇亦言纘戎祖考數詩立言之體大畧相同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釋文曰此兩如字一本作而案如而二字古本通用震怒又非譬况語經文當以而字為正鄭箋云王奮揚其威武如雷震其聲如勃怒其色明

是而字之解孔疏申之為如恐非正意

鋪敦淮漬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為陳敦為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漬鄭謂敦為屯言陳屯其兵於淮上鄭破字固不可從述毛者亦費力王氏以為厚集其陳而後儒皆宗之然鋪字未醒案釋文云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漬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又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亦作敷敦注云敦布也布兵敦迫淮水之涯典故注引此作鋪敦云敦猶迫也鋪

敷雖異而敷迫則同勝鄭王之說矣

江漢淮夷來鋪鋪字毛訓病則與痛字通常武鋪敷淮
漬鋪字徐音孚韓詩作敷訓大意經文兩鋪字古本容
或異文矣嚴緝欲合為一恐非是

如飛如翰毛云疾如飛摯如翰二字各一義疾言其神
速摯言其精悍也故疏云摯是摯鳥若鷹鷂之類申傳
意甚明朱傳統訓為疾恐遺如翰義

常武詩記淮北用兵之事先及淮漬繼征徐國蓋此時

叛者非一國矣疏謂淮浦之國為淮夷殆未然禹貢徐州有淮夷費誓之淮夷與魯接壤皆在淮北也況江漢疏言淮南北皆有夷何常武疏又言淮浦所伐非夷乎意此時淮北之國徐為大宣王討叛先治其小者支黨既散然後以兵臨徐孤立無援故不待迫而服此用兵之次第也鄭箋以為既服淮浦又大征徐國得之

瞻印

懿厥哲婦釋文云懿於其反鄭箋云懿有所傷痛之聲

孔疏云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痛傷褒似亂國政也古詩義本如此案書金縢信噫公命我弗敢言彼釋文云噫馬本作懿然則懿噫通用古字之常耳宋李樗引漢書師古注解之曰言幽王以褒姒為美此彊古經以就今字也朱傳因之且訓為懿美之哲婦則是詩人美之并非幽王美之矣夫為梟為鴟何美焉况楚語懿戒章讀懿為抑則從之詩懿厥哲婦鄭讀懿為噫獨不可從乎又抑亦讀為噫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是也幽王時皇

父亂政於外褒似亂政於內二詩皆噫之傷禍本也然
皇父七子皆恃艷妻以為興援則褒似尤屬戎首矣

時維婦寺毛云寺近也言幽王維婦人是近也歐陽訓
寺為寺人義雖通然詩止言婦人亂國無一語及閹豎
不應此獨並稱之又歐陽僅曰舉類而言耳朱傳則曰

幽王嬖褒姒任閹人以致亂直謂此詩兼刺婦寺矣豈

因召旻箋而為之說與

下篇別有辨

介狄毛無傳王述之以介為大道狄為遠慮鄭以為被

甲之夷狄孔疏是鄭得之矣案小雅漸漸之石苔之華
何草不黃三詩序皆言四夷交侵下篇亦言日蹙國百
里此介狄之明證也幽王不此之懼而反讎視忠臣可
勝嘆哉集傳本從鄭又引或說以介狄為女戎而以婦
寺當之殊屬穿鑿

召旻

閹寺之禍始見於齊之貂宋之戾至秦之高而甚焉三
代以前未嘗有也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

七子國語有號石父皆非寺人即史伯所云讒慝暗昧
頑童穹固侏儒戚施妖試幸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
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
他閹宦未必怙寵弄權可知蓋周官法度精密此時未
盡亡又勲舊之族世掌國鈞此輩止供灑掃給使令敢
預政乎召旻篇昏椓靡共毛傳昏字無訓椓訓夭椓未嘗
以為閹人鄭箋始以昏為閹宦

即周禮閹人也閹昏通

椓為毀除孔

疏證成其說言傳意亦與箋合愚以為未必然也鄭生

桓靈之世目覩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為此解耳然以論世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為有見但瞻卬篇又以任閹人為說則失之

靖訓為謀本於釋詁夷之為滅則恒訓也實靖夷我邦言此昏桀回遘之人實謀滅我王之國也語本簡捷後儒以靖夷為治平謂王所使治平我邦者非其人迂矣召旻之五章上四句言君子之病下三句言小人之盛也毛傳得之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疏中

傳云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之解甚明徑彼疏斯稗傳

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亦簡當又與胡不自替文義

聯貫後儒之解俱不及又箋云米之率糲

洛帶反今作糲音厲

稗九鑿八侍御七是糲米一石得米九斗為稗也說文

云稗穀也

穀許委切

穀米一斛舂為八斗也與箋異箋得之

矣

別有辨見附錄生民篇

又替說文作替云從𠂔白

音自與黑白字別聲

廢一偏下也又作替從白

音越與日月字異

又作替從𠂔

所臻切從

二先乃先後之先非首

筭之先二先為𠂔子林切徐鉉曰今作替者非是案替

字見玉篇入夫部從夊蒲旱切並行也徐應指此玉篇別有替筭字而云今作替則替雖俗字其來久矣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案說文頻作瀕云水厓人所實附頻蹙不前而止從頁從涉然則頻字本義元為水厓後人借為頻數之頻而別作濱字以當水厓之義耳釋文引張揖字詁以為頻是古濱字箋破頻為濱疏以傳為古字通用皆非是

周召分陝而治爰有二南之詩二公皆周之元臣也召

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翼戴宣王周文公之後無聞焉故
幽王之世黍苗篇思穆公召旻篇思康公分見二雅康
輔創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俱為王室倚賴相望于二
三百年之中宜乎思召者甚於思周矣雖然詩始於周
召而風之終以豳雅之終以召以二公為風雅之始終
夫子序詩其有微指乎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三

吳江陳啟源撰

頌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朱傳之與序合者清廟我將時邁思文
振鷺豐年有瞽潛有容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酌般
凡十五篇其迴與序別者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

噫嘻雖載芟良耜絲衣凡九篇天作以為祀太王而不
思經文兼頌文王昊天有成命及執競以為康昭以後
詩而不思周頌俱周公所定臣工噫嘻以為戒農官而
不思頌篇皆用於祭祀雖詩以為武王祭文王非禘太
祖而不思文王廟中不應侈言昌後辨詳通義載芟良耜徒
譏序誤不能定其何用而不思祭社稷豈獨無樂章絲
衣以為祭而飲酒不能詳其何祭而不思絲衣即繹祭
之明證序說本不必易此皆失之顯然者至於維天之

命維清烈文載見武桓資凡七篇則朱傳與序在離合之間尤有當辨者維天之命及維清皆以為祭文王與序不違而獨削其告太平奏象舞之說夫上維天命下及曾孫明是功成治定歸美祖考之詞此因太平而祭非常祭也至象箚之舞是文王之樂見於左傳序語實有明徵奈何必欲棄之烈文載見皆助祭之詩亦與序合而不用其初即政及始見之意夫諸侯助祭常事耳惟涖祚之始見廟臨諸侯詩人樂見新王風采故述而為

歌序豈可廢乎其武桓賚三詩之說與序不異矣據左
傳楚子之言以武為大武之首章賚為大武之三章桓
為大武之六章則甚非也

通義辨此甚詳

左傳以耆定爾功為

武之卒章並不以武為大武之首章也周頌篇止一章
無疊章者傳指末句為卒章意以一句為一章與且耆
定爾功為卒章則此句之後不得更有武頌矣朱子反
目為首章方欲借左以證成其說而顯與之違何以取
信於人耶其三其六杜注本以篇言之不言章也朱子

何弗察也

清廟之什

清廟

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東萊非之而據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為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為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與清廟祀文

王為一事源案孔氏書傳毛氏詩傳皆以作洛為七年
事則清廟祀文王在七年理固有之也但洛誥所謂受
命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為烝祭乃為封魯而
祭非為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
為據恐與序未必合

駿奔走在廟傳以駿為長箋以駿為大箋義與周書武
成傳合可從也顯承無射傳指文王箋指祭者傳義為
優

維天之命

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傳引孟仲子美周之禮
鄭亦以為周公將欲制作先祭告文王後儒莫從其說
然合之經文斯言良是經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
收之者所以承先篤之者所以傳後也非禮樂孰當之
哉周家為治全恃禮樂周公制禮作樂是輔相成王一
大事業故降至春秋日尋兵革猶聘問燕好以禮相維
而天王亦賴以全其守府之尊者二三百其重可知

矣但周公制作必有所因文王為受命開基之祖居位最久意五十年中規模制度犁然備矣今紀載闕略無由考其詳然稍著於經傳者如禘祀烝嘗靈臺辟雍皆見於文王正雅書康誥言用刑立政言任人必以文王為法至晉韓起見周禮於魯則文之易象在焉吳季札觀周樂於魯則文之南籥舞焉又詩言文王之典書言文王之謨孔子亦言文王之文信乎文王之時制作已備也特未布之天下耳周公既致太平更取而斟酌釐

定之為一代大法明堂位所謂六年頒度量也此詩正作於斯時所云收聚文王之德惠順文王之意指制禮作樂於義為允

假以溢我與假樂假字皆訓嘉音暇毛鄭所同其溢字毛訓慎鄭訓盈溢盈溢之訓今世通用其訓慎則見釋詁一云溢慎一云靜慎則必靜義亦相通也舍人云行之慎郭氏以為義見詩正指此頌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義本諸此王崔申毛作順字解

見釋文又慎本或作順

蓋讀本不同然合之爾雅則慎字為正也

又假說文作誡誡音娥云嘉善也與毛鄭字異而義同

維清

勺與象皆舞曲也勺舞見禮記之內則及儀禮之燕禮象舞見禮記之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內則仲尼燕居諸篇鄭氏注內則以勺為文舞象為武舞疏引熊氏語證之蓋勺即頌之酌象即頌之武也其維清序云奏象舞獨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不在六樂之列與大舞之

象異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
雖經典未有明文而先儒相傳如此當有本也呂記于
維清序下引劉氏語以象為文舞即左傳之象箛歌維
清以奏之勺為武舞即大武歌大武以奏之夫以象為
象箛雖與鄭異然猶與周禮樂師賈疏合也至酌武明
有二頌乃合之為一舞可乎

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
之說出於緯書耳

中侯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伐紂之
枝黨以弱勢若崇侯之屬我應云

伐崇謝告注云謝百
姓且告天主為崇也

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裡

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
隔肇裡一語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文則何如仍
以肇裡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源謂祭天枝伐雖緯書
之說然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此可證也類祭之
為祭上帝見書舜典泰誓及禮記王制諸書此又可信
也合二者觀之則以肇裡為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
也又周世武功惟文王最多文王武功以伐崇為大故

文王有聲篇言武功獨舉伐崇為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肇禋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枝伐之言非謬也

烈文

朱子辨說譏烈文序以為詩中未見即政意然清廟序言成洛邑朝諸侯詩中亦無此意而集傳取之同一序也是彼而非此何也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毛以為文王錫諸侯鄭以為天錫

文王歐陽以為文武錫我君臣於義皆通集傳謂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我夫祭而受福不歸功於祖考而以為臣下之力耶楊用修駁之當矣嚴緝又謂辟公夾輔以克興周祚是錫我以福斯尤為妄說嗣王蒞政之始諭誥諸侯自當稱揚天命原本祖德以為立言之端乃徒歸美臣下感其翊戴之私恩津津道之不置何其陋也

烈文篇皆告諸侯語首四語告以文王之德次二語告

以武王之德也箋謂辟為卿士公為諸侯殆不然卿士
日在王朝豈與外諸侯並較之乎毛義勝矣毛又以封
靡為大累崇為立言武王克紂時諸侯無大累於汝邦
者仍立之為君嘗論其世知斯語誠然也殷未亡三州
之侯黨惡於紂紂誅應概從翦滅但其中或出脅從不
皆助紂為虐大累於民武王仍封立之俾得自新洵曠
蕩之恩也此時亦在助祭之列矣其黨惡之甚者則弔
伐加焉孟子云滅國五十周書世俘解云武王征四方

凡慤國九十有九謂此也周書又云凡服國六百五十
有二則所謂無大累而得封立者也足證此詩傳義矣
箋以崇為增其爵土恐非是進爵益地所以賞有功也
僅無大累而已遽膺此賞可乎王氏以封靡為專利傷
財字義雖通但詩指恐不爾

天作

天作詩彼作矣彼祖矣二彼字皆指萬民也彼作言民
之先在岐者作室以居彼祖言民之後至岐者望岐而

往也蘓氏以彼作指大王彼徂指文王誤矣岐有夷之行岐謂岐周之君正目大王文王言耳蘇又謂岐周之人世戴其夷易之道尤謬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據韓詩改徂為岨又於岐字絕句持之甚堅然徂之為岨是以沈括之誤引岐字絕句又出師心之創說皆與韓詩無涉也韓惟矣字作者不同於毛耳其訓徂為往行為道岐字屬下句讀並無異於毛案後漢南蠻傳引詩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注

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朱子徒執其岐道阻險一語改徂為阻竟不思徂之為往薛君自有正訓其云阻險者反明夷行之義非釋徂義也且括之誤引朱子所明知而必欲從之信後儒之謬說疑古經之正文誠不識其何意

朱子以天作為祭大王詩故首尾俱以岐山立說因以

岐山之道路平易釋有夷之行斯舛矣夫有夷之行謂平易之道也康成引易乾易坤簡當之韓詩章句亦以為仁義之道故曰子孫保之言世世守此道耳今以為道路平易豈欲子孫保守此道路乎

昊天有成命

鄭氏論祭天地有郊丘之異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詩小序所言不誣也朱子據歐陽時世論判此篇為祀成王之詩通義辨之允當案以成王為王誦之謚漢以

來元有此疑

賈誼新書引叔向言以成王為武王子

故韋昭國語注已辨

之不意先儒吐棄之說復見采於歐朱二公也至宥密

二字毛傳訓宥為寬密為寧鄭箋申其意云寬仁所以

止苛刻安靜所以息競亂甚為正當朱傳改訓宥為宏

深近世揚用修非之良有見也案宥字說文本訓寬其

見於經典者易曰宥罪書曰流宥宥過周禮及王制皆

云三宥盡取寬義而南華亦有在宥篇

彼釋文云寬也

蓋宥字

義止一寬盡之更無他訓朱子因寬而轉為宏又因宏

而轉為深全是遷就經文以入已說耳況寬仁安靜乃是帝王御世大德與書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同義一二字足垂法千古所以為經也宏深靜密取義不已迂乎輔廣演為四義尤屬囁語

毛傳釋昊天有成命純用外傳叔向語鄭箋亦因其解為熙廣肆固則破廣為光固為故蓋因外傳訓字皆同爾雅廣光固故必以音近而誤故改之也然外傳又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云終於固和而毛氏引之亦作

廣固不應數處同誤況以固和之終於固和若固為故則二語不詞矣鄭之破字殆非也案韋昭注國語熙光用鄭說固和則否豈非以固字本無誤字源又為熙之訓廣詩書多有之乃字義之常也亦不必更改

我將

我將兩右皆訓助諸家所同也朱傳釋為右手之右云右尊也此好新之過也於維天其右之云天降而在牛羊之右天與牛羊序尊卑乎真屬戲論於既右饗之云

文王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所指文義難通矣案
右字本訓助其作佑者徐鉉以為後人妄加也此詩釋
文云右本又作佑

右手字本作又象形其右字則為助義詩左右流之保
右命爾保右命之維天其右之既右饗之實右序有周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諸右皆助也古經右助字俱如此
他典多添旁作佑當是衛包所改右字偶未改耳朱傳
于周頌右字皆訓右手之右又轉為尊義殊費迂回胡

其不講于小學也

祭天用特牲而我將明堂享帝之詩反兼言牛羊孔疏
以為配者用太牢故得有羊又言夏官羊人釁積供羊
牲積是積柴然在釁下則是禋燎非祭天故有羊牲以
見此詩維羊乃為配享而設非享帝所用也辨之亦詳
確矣華谷用詩故其說亦引羊人文證祭天有羊牲不
如孔義之當

時邁

莫不震疊傳文疊懼也疏云釋詁文破疊作惛音義同
案說文惛懼也讀若疊是疊惛二字同音可通用也徐
鉉疊徒協切惛之涉切分為兩音詩雅釋文亦然古今
異音如此孔所據乃古音又爾雅郭注云惛即攝也然
說文惛攝各一字而音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韓詩外傳引之者凡四皆以為任
賢稱職之證與毛鄭義相符矣集傳以在位為諸侯以
式序為慶讓之典較切巡狩時事

執競

執競無競二競義本同也無競猶不顯反詞也集傳云武王持其自彊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則不競字乃爭競之競非自彊之競矣又天下之競非武王之競矣豈不毫釐千里

呂叔玉周禮注以時邁執競思文為三夏先鄭引之而康成不從韋昭杜預注內外傳與呂說小異而大同皆以肆夏昭夏當此三詩不如康成所見卓矣朱子取呂

韋二注語載之集傳意在與鄭箋立異也然既遵呂說則執競乃昭夏周公制周禮時也嘗為樂章令鍾師奏之矣乃又謂成康為二王之謚而執競是昭王以後詩夫周公所定樂章安得預歌昭王詩哉前後語句相戾矣劉瑾謂時邁思文信為時夏納夏而執競之為昭夏則否蓋不敢斥言其非而又難於彊飾故作此騎牆語思文

貽我來牟鄭引偽大誓赤鳥以穀來語證之後儒以為

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以貽民非天以貽武似矣然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麤也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此詩作釐麤云釐麤麥也始自天降皆言天賜之不言稷播種之也向又言武王君臣以和致和而獲天助意與鄭同又此詩及臣工篇皆特舉來牟不旁及餘穀與他詩泛稱嘉種語意自殊則赤烏銜穀之祥當時容或有之不得以涉於符瑞而槩斥其誣也又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養民之

功賜武王以嘉祥使有天下兩意相承也若如後儒之
說謂后稷貽民以來牟之種徧養下民則仍是立我烝
民之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國中則仍是莫匪
爾極之意詞旨不冗複哉况后稷播種其為嘉穀多矣
何獨取來牟一物鄭重言之也又案來牟大麥也是一
穀之名呂覽說文及劉向封事其說皆同韓詩貽我穀
麥薛君云麥大麥也

見文選注

班固典引曰玄扈黃麥亦以

為一物矣惟廣雅分為大小二麥

來小麥
牟大麥

朱傳嚴緝從

之非是

時邁思文皆言時夏箋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又云夏之屬有九韋昭國語注亦云樂章大者曰夏是稱樂為夏古有此名也集傳釋夏為中國且謂肆夏納夏因時夏語得名然則執競不言夏何以名昭夏乎

臣工之什

臣工

臣工序云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非之而改為戒農

官之詩夫戒農官何與于祭祀而編之於頌乎況合之經文未見其然也經先戒臣工後戒保介勸農之詞獨詳於保介耳其戒臣工全不及農事也又臣工者有位之通稱保介者鄭箋詩及注月令皆以為車右高誘呂覽注以為副俱不云農官也朱子欲證成戒農官之說特取高誘注而益之曰農官之副凡官有長必有貳何由知此副定屬農官乎且農官之正安在乃獨戒其副乎

維莫之春疏謂是周之季春而夏之孟春一引月令及農書證耕事當在建寅之月不當遲至夏之季春一引王制及明堂位證諸侯朝祭同在夏之孟月助祭而遣應以孟春援據甚詳確後儒多易之左矣至朱子初說言商周改正朔但為歲首其朝祭猶用夏正夫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則所改之正將施於何用乎亦烏所銜惟來牟一穀周以為受命之瑞故獨著之於思文而臣工詩又特稱之下又言帝命言上帝正見其為天賜

也若謂后稷播植之則當如生民閔宮二詩廣舉諸穀以美大其功矣

命我衆人朱傳曰衆人甸徒也案周世甸徒有二禮記祭義五十不為甸徒是指四丘之甸所出長轂一乘之甲士步卒從君蒐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徒三百人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藉國語所云庶人終畝者是已臣工詩不言獵亦不言耕朱傳所謂甸徒不知何指述朱者何並無申釋也

管子曰農有一耜一鉞

音姚

一鑣

音鑣

一耨一推一鉞然後

成農而鉞耨鉞三器皆見臣工詩鉞即詩之錢也用

以耨或作鉞俗作耨即詩之耨也用以耨鉞詩亦名鉞

用以穫今備穀之爾雅耨謂之耨郭云皆古鉞鉞字耨

說文從斗作斛引爾雅亦作斛土雕切耨說文云斛也

楚洽切徐曰鉞耨鉞耨鏹皆同一字案鉞七遙反邢疏

音秋詩釋文云鉞七遙反何士遙反沈音遙方言又有

斛

郭楊料切云

鉞

音華說文作耨

耨

楚洽切俗作市

耨

音燥

耨

郭音駮案說文槌乃
相之或體云槌也

諸名世本云垂作鈹以上為名甚

多實與錢一器矣爾雅斲

音斲斲

丁錄切

謂之定

多佞切

李巡

云鋤別名郭璞云鉏屬詩疏引釋名云鑄鉏類也鑄迫

地去草也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六寸所以間

稼高誘以為耘苗之器是也世本亦以為垂作之考工

記段氏為鑄器然則鑄也斲斲也定也耨也鉏也一器

也爾雅又云斲謂之鑄

張畧切

郭云鑄也又說文以鑄為

大鉏此又鑄之同類而稍別者與鉏釋文正義皆引釋

名說文解之劉云獲禾錢也許云獲禾短鑣又小爾雅
截穎謂之銍亦言獲也獨此器無異名傳云錢銍鉏鉏
銍獲也銍與鑄廣其名獲言其用矣又案錢本田器名
即淺切後世借為貨泉字讀如全他書史皆然惟此詩
錢字猶存本音本訓

噫嘻

噫嘻篇昭假鄭引堯典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釋之言能
成王業其德著且至也朱傳引書格汝衆庶則脫去昭

義矣

既昭假爾爾字毛鄭俱未有所指孔述毛云王之政教
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此以如此二字代爾
字句法較穩嚴緝引錢氏云爾語辭正祖孔意朱子初
說以爾指上帝集傳以爾指田官俱未安

駿發爾私朱傳云溝洫同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此
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別之耳鄉遂之
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偏名之以私哉毛傳云上欲富

其民而讓於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為大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
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
傳疏義優矣又朱子以溝洫法論此詩者說本鄭箋耳
鄭因詩三十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每三
十里分為一部設一主田吏即此詩農夫也故引地官
遂人文證成其說但專指鄉遂貢法矣然疏謂萬夫乃
四縣之田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

地共為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云至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故知其共為部也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專用溝洫為說祖鄭而未究厥指

康成之說巧合詩語然論此詩本指不如傳義之平正也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申之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於三

十每各極望則偏及天下萬為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不拘拘以大田之數相配最得之

振鷺

振鷺在彼無惡在此無戮朱傳以鄭箋解之義本勝又載陳氏說以為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惡我我不以彼墜其命而厭彼誤矣此詩我客兼指二王後周革商命未嘗革夏命也墜命者桀紂耳非東樓與微子也況彼墜其命是為可傷有何可厭厭之非人情在惡薄小人或

有然爾乃以無之自多乎又無惡斲而有譽同指容句
法本相應若惡屬容斲屬我則與有譽文義不貫矣

豐年

序云秋冬報也不言報何神箋謂烝嘗據序秋冬而泥
其文耳後儒各自立說王氏以為祭上帝蘇氏以為秋
祭四方冬祭八蜡集傳以為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氏
又謂大享明堂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諸說紛
紛皆無確證案宗廟之祭以展孝思非報田功鄭云烝

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謂大享明堂耳歲止一祭不容
分用秋冬兩時况明堂樂章已有我將又歌豐年田祖
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又是祈祭非報祭至秋報
社稷宜歌良耜不應又以此詩為樂章此皆失之顯然
者王曹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為方蜡或近
之其饗農致天地百物則總於八蜡中矣

豐年序朱子辨說譏其誤及為集傳仍用其說蓋細思
之知其不可易也朱克升疏義謂集傳初本作穀始登

而薦於宗廟

漢一之胡一桂
輔廣俱宗此說

改本作報賽田事

趙氏以
此說為

是而以初本為正殊不知穀登而薦者即月令嘗新薦

廟之事也稷菽麻麥皆有薦何無詩乎且此詩稌黍並

言將以薦黍乎薦稻

即稌

乎二穀又不應同薦矣晦翁已

悟其非而改克升尚據為是非善述朱者也劉瑾疑朱

子既謂序誤猶用其說是後來所改有未盡豈未見初

說耶

亦服爾耕亦有高廩二亦字鄭皆訓為大義本釋詁但

卷二十三
彼亦作奕孔疏以為音義同古字容有然矣源又謂亦者旁及之辭噫嘻之服耕與上駿發意同豐年之高廩即上黍稷所藏皆非旁及之事惟訓大為允當也鄭意應爾而疏無發明故辨之

有瞽

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武序云奏大武也酌序云告成大武也此三頌疏以為一時之事今以酌箋觀之殆不然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

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居攝
之六年酌是也合樂奏武當在成王即政之初有瞽及
武是也疏失箋意矣又武頌奏大武而已有瞽箋曰合
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於大武也維清疏云
大合諸樂乃為此舞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於此時又
春官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注謂徧於六代之樂而此
箋亦言大合諸樂則序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
合乎祖是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之云爾疏謂箋止說

周之樂器當獨奏大武合樂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此未必鄭意諸器畢備特作樂之常何云大合諸樂也况經所言惟縣鼓是周制耳餘器則虞書商頌已有之豈專為周樂設哉

有瞽釋文云無目眛曰瞽眛直謹切案說文眛目精也從目矣聲勝贍皆從眛聲疑古從弁為睟詩所謂瞽其古文乎眛亦作眛後漢盧植傳注云無目眛曰瞽是也又案靈臺傳以有眸子為矇而有瞽箋釋瞽為矇則瞽

非無眊者矣說文瞽字注亦云但有眊俱與此釋文異
靈臺疏又以瞽為矇矇之總名此皆以意分別不可執
也廣雅云瞽矇矇皆無目也殆通稱耳

瞽

爾雅釋器云枓

音參又霜甚反說文作
枓所今切字林山心切

謂之枓

潛同又
音岑

毛之傳詩本之小爾雅廣雅云潛枓也積柴水中而魚
舍焉李巡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是潛之為取魚器
也古矣王介甫為積柴取魚疑於盡物不可為訓故改

釋潛為取之深夫取之深而有多魚殆幾於竭澤獨
不為盡物乎案古人捕魚之具見於詩者曰緝曰梁曰
笱曰眾曰竹竿曰九罭曰罩曰汕曰綸曰網曰留併此
詩之潛凡為名十有二其中如梁之堰水是為絕流罭
之細目亦同於數罟不僅積柴為盡物矣又案潛之為
魚具見唐陸龜蒙詩字作簠音滂云錯薪水中則正積
柴之謂也其詩云斬木置水中枝條互相蔽寒魚遂家
此自以為生計春水忽融冶盡取無遺裔所託成禍機

臨川一凝睇陸此詩諷人以知幾也然取者不太忍乎

余讀之惻然興斷苦之思矣

別詳附錄

潛篇朱傳引月令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及季春薦鮪之文輔廣辨之曰今月令第有季冬薦寢廟之文季春薦鮪乃序說也吁異矣季春薦鮪之文載在月令三尺豎子皆見之廣獨不見邪修大全者又筆其語於書可嗤也

鰮鰾鯉箋云鰮白鰮也孔疏無申述案爾雅鮒音黑

鮓音茲

注云即白鰮江東呼為鮓魚是也韻會云亦作鮓

直由

鮓音由

莊子鮓魚出遊食之鮓鮓荀子鮓浮陽之魚

淮南子鮓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皆此魚也埤雅云

鰮狹而長似鰮而白江淮之間謂之鰮

亦作鰮音餐

羅願言

此魚好遊故濠梁有魚樂之喻理或有然本草謂之鰮

同魚注云長數寸狀如柳葉今俗鰮鰮與嘗皆凡魚也

而鰮味尤不臧詩徒取多魚故不辨其美惡與

鰮

雖序禘太祖呂記述之良是惟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
文王則易古注呂謂此詩推得禘之由而頌皇考為獨
詳武王初有天下宜當之又烈考配文母而言宜為文
王耳源謂造周之功文為最盛故雅頌推本王業但詳
文而畧武又烈考文母子母並稱無嫌古注本通也朱
傳不用序義辨說謂詩不及魯稷則非禘文祖
若言禘於文王則與序又不協其以為
祭文王則同於箋惟謂武王祭之則異然朱子初說實
不如此嚴緝云古注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

從之既以烈考為武決非武王主祭矣但朱子言禘素不主鄭學初說祭文王未審以為何祭也

宋李樛謂穆王名滿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有公孫敖證雖詩祀文王不諱昌之義此非確證也周人以諱事神生時無諱也廟既毀亦無諱也衛侯鄭與襄王同時不得有諱此正與衛襄公名惡而大夫有齊惡事同穀梁傳所謂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是也

昭七年

王孫滿當定王時穆王已

在三昭三穆之外公孫敖當僖公時武公已在二昭二穆之外親盡廟毀不得有諱禮記所謂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徇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是也檀弓若周公定禮樂在居攝之六年與此二義俱無當何得取以為證乎然而雖詩不諱昌也曰疏言之矣詩是四海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及采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孔語或近之然則奏為樂章必更有釐定矣益信古人詩樂分為二致也

載見

條革有鷓鴣鄭云鷓鴣金飾貌疏以為即韓奕之金卮是也
朱傳取烈祖箋聲和語釋之恐未當彼言八鸞故以鷓鴣
鷓鴣為聲耳轡首之金有幾而亦和鳴哉況車上設鈴本
取其聲革末嵌金止以為飾詩人稱美義各有歸宜乎
訓解之不同也何得移彼釋此

以孝以享以介眉壽疏謂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良
是也又謂孝享介壽通為一事則未盡案三者雖皆指

祭言而義亦微別孝者內盡其心也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也享者外備其物也所謂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介眉壽者祭畢而受嘏也所謂小大稽首使君壽考也此三者皆賴諸侯之助

綏以多福安諸侯以多福也俾緝熙於純嘏使繼續廣大其純嘏也李氏之解本於鄭箋孔疏而緝熙義較優總欲諸侯亦享其福也朱子初說以為均福於諸侯意本相同後復變其說與烈文篇錫茲祉福同解未見其

勝

有容

亦白其馬傳以為亦周箋以為亦武庚傳得之矣先代
之後亦得如王朝自乘所尚所以尊大之也若駁武庚
以美微子恐非容所樂聞詩人忠厚之指當不其然且
字有四音子餘切者其本音也說文訓薦又七也切此
二音人所習聞又音徂鄭風匪我思且釋文云存也士
曰既且釋文云往也又七叙切音取韓奕邊豆有且鄭

云多貌頌有萋有且毛云敬慎貌而韓奕有且則蕪蒨
取兩音正韻且字音慈庾切而引頌萋且當之誤矣慈
庾切應讀如聚與取各一音不知何本

敦琢其旅箋謂以治玉比擇人蓋雕琢皆治玉之名本
於爾雅非鄭氏臆說也嚴緝據棧樸毛傳謂雕琢分別
金玉雕本治金之名其言治玉是鄭意非毛意誤矣棧
樸詩追琢與金玉連文毛姑即經文而分釋之耳非雕
字定訓也此詩追琢自當以爾雅為正案雕追敦字異

義同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追送也已發上道王使追逐而餞
送之左右之臣又與燕飲安樂之觀韓奕詩韓侯出宿
而顯甫往餞可見古禮如此朱傳曰追之者已去而復
還之夫不留之於未行而追之於已去往返僕僕重勤
嘉賓恐古人無此待客之禮又訓左右為無方說本蘇
氏賓禮掌於行人郊勞贈賄皆有常儀饗燕芻牢皆有
定制非可意為厚薄也安而留之豈得無方乎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云淫大威則鄭申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朱傳雖不訓威為則而意與毛鄭同至呂記嚴緝俱載什方張氏語以淫威為誅武庚事此最為謬說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其踐修詞氣和平如骨肉相告語並無猜防之意豈於其來朝無故舉亂亡之禍以傷其心哉後世智畧之士稱揚朝廷盛德以攝遠夷叛賊則有之矣不聞忠厚之朝施此於象賢之胤也

武

嗣武受之毛訓武為迹為嗣文王之迹而受之鄭以為
嗣子武王文義俱通但雅頌稱先王皆以王配諡而言
其單舉諡惟江漢文武受命閼宮至於文武而已彼二
王並舉容或省文此專目武王不同彼例且嗣子之稱
雖對文王言亦非所施於既沒之後當以傳義為正
耆定爾功疏為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云耆昧也誤矣
耆昧者承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乃隨武子之

言也楚子引者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並不訓耆昧
豈誤合二文為一乎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以武王崩周公即攝政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廟見而作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者此毛公之意而王肅
述之也以成王年十三免武王喪將即政而朝廟作閔
予小子訪落敬之三詩自言不堪任事周公始居攝其

小毖一詩則作於歸政之後者此鄭氏之說也今觀之鄭氏之誤有三焉成王免喪年僅十三自難躬親萬幾周公大聖人又其親叔父也豈不知君德淺深必待其自言不能方始居攝乎誤一也頌雖非成王自作然必意嚮果如此詩人乃述而歌之觀三詩所言皆敬天法祖勤學好問之事十三歲童子意嚮如此可謂天姿過人矣何至惑於流言疑忌周公積年不悟誤二也又曰詩小序首曰朝於廟次曰謀於廟又次曰進又次曰求

助蓋因廟而謀因謀而進戒因聞戒而求助四序語意
相聯貫而皆稱嗣王定是一時之事鄭分前三詩在居
攝前後一詩在歸政後相去七年誤三也則王義允矣
宋儒好貶鄭學而閔予小子三詩獨從其免喪朝廟之
說者蓋謂周公居攝止行冢宰事嗣王見廟臨羣臣當
在新立時不應遲至七年後耳不知周公之攝政縱未
必踐祚負宸南嚮朝諸侯然謂僅行冢宰事未必然也
當是時出則征伐四方入則制禮作樂以至建親藩營

洛邑事事皆出公手此豈尋常臣職乎其訓於王則曰
冲人曰孺子曰小子豈臣子對君之稱乎非常之舉非
聖人不能行故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尹之放公之攝皆
曠古一見之事姦人託之以為利儒者諱之以為誣其
不知聖人一而已源謂成王初免喪時非不祀先接下
但公方居攝政非已出不必有咨問之言及歸政之後
親理庶務自當從容延訪以盡下情博採羣言以裨治
道四詩正作於此時耳

閔予小子四詩朱子既謂免喪時作矣及釋荊蜂桃蟲
又以為指管蔡事輔廣述朱亦以訪落篇多難為指管
蔡則是成王之疑周公以至悟而迎公皆在未免喪時
矣嘗考之書金縢殆不然也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二年以前武王崩管叔方在殷也聞之而流言言達於
周而王疑王疑而公出不知幾閱月矣二年之後得罪
人而王不悟因作詩詒王王見詩而猶不悟始有風雷
之警又不知幾閱月也居喪二十七月

此王肅
之說

除居東

二年前後僅三月耳豈能厯此多故哉况成王衰經之中不應服弁服也宅憂諒陰不應出郊也公亦在衰經中不應迎以袞衣繡裳也皆理之難通者然則四詩之作在七年歸政後無疑也若成王初免喪疑公方甚安得有懲前毖後之言乎

孔疏引曲禮云天子在喪曰予小子以證閔予小子三詩是初免喪時作非也案予小子告天下之恒稱也召誥洛誥及周官載成王之言皆有此稱作洛在攝政之

七年

孔氏書傳毛氏詩傳說同

除喪已久至作周官在四征弗庭之

後則即政又久矣又康王命畢公穆公命君牙亦自稱予小子畢命作於十二年王在位久矣君牙之作未詳何年未必初立時也江漢詩亦云無曰予小子紀年謂伐淮夷在宣王六年雖未必果爾要非初即位事矣此皆見於詩書歷歷可據者曲禮之言殆未可泥

訪落

庭實也此詩書訓也陟降庭止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

皆以直道也。紹庭上下言繼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也。兩詩俱言庭意相符合矣。朱傳以庭為庭戶之庭。陟降庭止既以見羹見牆釋之矣。至訪落之紹庭二語則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夫鬼神陟降於庭本屬虛想。非實有其事也。將何以紹之。况紹庭二字亦不詞矣。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因說顏監精史學而不枯於專經之陋。故獨得詩之本指。源謂斯言不然。經義弘深專精於是者尚詆其陋。反謂涉獵者得之乎。經

學之鹵莽必自斯言始矣

艾厯也厯數也釋詁文也鄭訓朕未有艾轉厯而為數
不如王氏訓厯之為經也集傳謂如夜未艾之艾則艾
為盡矣又云予不能及及與盡異義當何適從乎又此
篇集傳本順文釋經須語語相綴方得文義蟬連中間
脫去維予小子一語殊屬疎忽

敬之

疏謂周頌諸篇皆當時實有其事詩人見之而述為歌

則作者主名不可考矣閔予小子四篇當是一人手筆
敬之篇述成王君臣相告語之言皆旁人代為之詞耳
朱傳曰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曰乃自為答之
之詞是真以此四詩為成王作矣陟降厥士士事也天
之事也二氣之運行萬物之化育皆天之升降其事也
朱傳曰陟降於吾之所為則與日監在茲意複矣

小毖

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荇亦作粦荇蜂訓為摩曳毛鄭之解

與爾雅同其來古矣訓為使蜂者王氏之謬說也彼之
新經字說皆此類耳不意朱呂大儒乃為所惑且安石
之為此說者徒見下句言螫耳然卒螫並言豈卒者蜂
之味邪又卒螫韓詩作卒赦云赦事也見釋文可見經字
元多借用非有師授不能得其真徒據今本而妄為穿
鑿失之遠矣

桃蟲飛鳥之喻泛言事理如此當謹於微詩名小豳以
此非有所指也疏用王肅述毛言將來患難當慎其小

非悔不誅管蔡詩意良然鄭謂成王悔不早誅管蔡以致畔亂此誤矣管蔡乃成王叔父流言乃口語小罪豈得輒加刑戮況此時已挾殷畔矣以為畔於居東後者亦鄭之臆說向讀金縢書已辨之

鷦巧而危故得巧雀巧匠巧女巧婦女匠襪匠之名而荀子說蒙鳩有苔折卵破之喻即桃蟲也小如黃雀取茅秀為巢大如鷄子所須不過一枝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鷦音艾是也先儒以為鷦鷯鷽鷽亦此鳥矣小豸箋合

鷦與題肩及鴝三者為一鳥其以為鴝者即鷽鷽之說
至曰鷽之所為鳥題肩則證拚飛義也然疏云事不知
所出矣案陸璣謂桃蟲之雛化而為鷽焦貢易林亦言
桃蟲生雕雕與題肩皆鷽鳥意與鄭同其說當有本

載葵

朱子辨說謂載葵良耜二詩未見有所祈報之異夫春
祈秋報總為農事故歷言耕作之勤收穫之盛以告神
明而一則願其將來一則述其已往祈報之意自在不

言中矣豈能句擲字比務與題意相配如後世詩人較工拙於毫芒者哉載芟序云春耜田而祈社稷也疏引祭法釋之以此社是泰社其禮記祭法疏引載芟序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義疏云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泰社社稷祭法疏云泰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耜田王所自祭以備齊盛

今從其說詩頌春耜田而祈社稷是也源謂詩主為民
祈祭誠如疏言况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
父子家室耜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
者不應有此稱也則耜田與社稷當各為一事

月令孟春躬耕

帝耜仲春命民社俱在春時

而社為泰社無疑矣至郊特牲疏謂社為

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壇在社壇西
或云在其北據此則王社在耜田亦應有稷詩疏以社
稷共祭定是泰社又似王社不必有稷說亦自相矛盾

也至崔氏之說通義引穀梁傳語

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

證其非

無本信矣至蘇氏引以釋此詩序則未必然耳又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云句龍為后土配社棄為田正配稷此田主當在耤田中依樹木為之田主為神農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依之同壇共位也賈氏以田主在耤田中蓋亦本崔氏之說

載芟篇倣載以下方及播穀以上則方闢其土也華谷

謂首言芟柞地尚有草木當是新墾之田理容有之故
千耦其耘既耕而耘也是去草木根株繇繇其庶既苗
而耘也是去苗間草不獨箋疏之解甚明即經文前言
其耘承芟柞之文後言其庶承傑苗之文二耘之不同
一覽而較如也朱子初說千耦其耘本以箋義集傳改
釋為去苗間草未審何意劉瑾宗其指亦誤

十千維耦謂萬人相與為耦當得五千耦也千耦其耘
謂為耦者千當得二千人也二文有辨孔疏云

有噲其饁傳云噲衆貌釋文敕感切說文噲聲也他感切音義俱不同李氏曰噲者衆人飲食之聲殆合毛許二義而為之說然經文噲字本指饁言則是方饋時耳何遽有飲食聲乎不若毛氏韻增釋為衆聲不言飲食足通毛許之異而經義亦合

載芟之婦士即七月之婦子也皆謂行饁之人婦女幼弱不任耕耘則使之行饁故彼詩婦子繼以饁畝之文此詩婦士上承噲饁之語傳云士子弟也義允矣李氏

以婦士為夫婦恐非詩指

有飴其香有椒其馨古注目酒醴言玩文義亦當然集
傳云飴芬香也未詳何物是不欲以酒醴當之也案說
文云飴食之香也與詩注異朱子其因此而致疑與振
古如茲毛云振自也鄭云振亦古也鄭義雖本爾雅然
不如毛之當矣集傳訓振為極不知何本况極古語亦
未順

良耜

其饌伊黍箋謂豐年之時賤者猶食黍而彭氏以為無珍味意相反夫農夫豈食珍者邪彭殆食肉糜之見也

大全偏錄其語

茶蓼並見爾雅茶者茶委葉也

毛郭皆引此詩

蓼者靑虞蓼也

孔疏云

王肅皆以為穢

本作藏蕪也田中雜草也

草而茶為陸穢蓼為

水穢當矣但未詳茶之性狀爾雅茶委葉郭注引詩而

外亦不著其形今案古今注云茶蓼也紫色者茶也青

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為香茶青

者為青菜亦謂紫色者為紫蓼青色者為青蓼其長大

不苦者為高蓼

或作馬蓼

此與王氏水陸二穢同意朱子所

謂辣菜或即斯草但不當以苦菜當之耳

蓼雖穢草然古人飲酒資其性味內則烹雞豚魚鼈皆

實蓼腹中又切之以和羹膾與葱芥等耳漢史游急就

篇蓼與葵韭蘇薑並列於蔬品淮南子亦云蓼菜成列

說文以為辛菜而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

見劉

向別錄又北史蕭大圜云菰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微尹君之錄又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有尹都尉十四篇

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其調和食味大有用也良耜篇
特以其妨稼故罅之耳案顏師古言蓼有數種長銳而
薄生於水中者曰水蓼葉圓而厚生於澤中者曰澤蓼
一名虞蓼唐本草謂虞蓼為水蓼蘇恭注云生下濕水
傍葉似馬蓼大於家蓼韓保昇本草言蓼有七種曰青
蓼香蓼馬蓼水蓼紫蓼赤蓼木蓼紫赤二蓼葉小狹而
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薄馬水二蓼葉濶大有黑點木
蓼亦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六蓼花皆赤白子大如胡

麻惟木蓼花黃子白皮青滑諸蓼皆冬死惟香蓼宿根
重生合此諸說觀于唐蜀二本草之水蓼其卽顏之澤
蓼乎良耜所壽當指此草孔疏引爾雅虞蓼之文以釋
詩而虞蓼澤蓼顏以為一草矣又案蓼字亦作蓼

絲衣

絲衣載弁

箋云載
猶戴也

士助祭之服也正祭視濯視牲則使

小宗伯令使士則非正祭矣故為繹賓尸此叙與詩相
符合有明證者也朱傳改為祭而飲酒之詩夫祭而飲

酒正楚茨所謂燕私湛露所謂在宗也乃燕也非祭也
燕飲樂章不應列之於頌

絲衣序靈星孔疏引漢書張晏注釋之漢郊祀志云高
祖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晏注云龍星左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後漢書祭祀志云
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謂天田
星也與班書晏注同案農祥即房星以霜降晨見東方
則祠靈星當在夏九月矣論衡謂靈星即龍星又謂周

制春雩秋八月亦雩今靈星乃秋之雩此語非是雩正
祭任巳月祈祭則秋之三月皆可行春秋非雩之正期
又雩祭祭五精帝非祭靈星不得合為一祭且八月龍
星未見安得而祭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
於國之東南殆襲充之誤也玉海云周書作雩農星皆
與食今周書云日月星辰皆與食不云農星玉海據宋
本當不誤矣

祊有二種一是正祭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

內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及小雅楚茨祝祭于祊是也一是明日繹

字亦作禘

祭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郊特牲

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及頌絲衣是也繹與祊同時而繹其大名也廟門外之西有堂有室繹於堂以接尸祊於室以祭神是日祭禮簡接尸禮大故絲衣序繹賓尸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皆言繹而不言祊特牲疏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觶旨酒斯柔是接尸也故知事神簡接尸大

不吳不敖吳字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義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快切者陸音也俱見釋文五乎切者徐音也見說文韻譜陸徐兩家說吳字俱據說文而音形各異正未知誰合古義耳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音此音恐驚俗也音話下快反今說文云吳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也從吳阻力切五乎切音徐錯曰大言故失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

吳作吳又音胡化切其謬甚矣陸引說文作吳而今本從吳口然則今說文吳字豈徐氏所定乎至于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何承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人寫詩之謬殊不可解又大言何須反口不如口下大取義明捷何說較優也但史記武本紀引周頌作不虞不驚趙世家索隱亦言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封虞亦姓吳虞本以吳得聲古字通用多取音形彷彿又似從吳口五乎切為得也黃氏韻會虞卦兩韻收吳字禡韻收吳字而

於虞韻取徐說於卦韻禡韻取何陸二家所說不辨其孰是得闕疑之道近世楊慎古音畧以何音釋作吳亦從陸音話陳第古音從徐音吾作吳殆一偏之見也又案孔疏述毛絲衣吳字作娛云人娛樂必謹譁故以娛為譁定本作吳泮水吳字依王肅作誤云誤與傷為類故以揚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毛傳不破字而兩詩吳字一以為娛一以為誤皆離於本訓然娛虞同為樂義與史記合娛皆從吳聲古字多假借文同不妨義異

毛公得於師授說必有本得其義可勿泥其文從大從
矣非經指所關兩存之可也

酌

遵養時晦毛以遵為率養為取謂率此師以取闇昧之
紂指武王言也鄭以為追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案
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會引此詩證攻昧之義而解之曰
耆誅也注云致討于紂則養之訓取春秋時已爾毛義有本也
永叔曰退自循養與時俱晦後儒多從之語雖美恐非

詩指況以此語指武王愈不得言養晦五年須暇姑緩
紂誅耳何嘗自晦哉

釋酌頌者多異說而傳為正矣傳意云於美武王之師
也率此師以取闇昧之紂於是周道大光明矣是用天
下無不助之所以然者因我周之受殷用天人之和龍訓
和辨見商頌不以彊力也蹻蹻有威武者武王之所為則用

此武而有嗣文之功實維爾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矣大介
有嗣參用歐蘇之說餘皆疏義

桓

書牧誓云桓桓而詩亦有桓桓書武成云大賚而詩亦有賚頌名雖同義實別矣牧誓勉將士武成言賑賜而賚頌謂封建也

賚

序云大封於廟也封於文王之廟故述文王之勤勞以勸敕諸侯也朱傳本遵序獨首句云此頌文武之功與經文殊不相合劉瑾謂朱傳頌文武之功亦如大武兼

頌文武之德不知大武篇經文文武並言此篇經文言
文不言武豈可相例邪朱傳文武當作文王定是傳寫
之誤

賚般二頌皆云時周之命言此周之所以受命也一則
由於勤勞天下一則由於懷柔百神各承上文而明其
致王之由耳集傳於賚頌云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
之舊於義短矣周之代商當世共知何煩作驚喜之詞
以自夸詡耶殆淺夫俗儒之情非溫柔敦厚之指

般

哀字三見詩常棣殷武及般頌也三哀字毛皆訓聚鄭則般頌獨訓衆案爾雅云哀聚也又云哀衆多也聚則必多二義相成鄭不易傳矣韻會謂哀通作培引易哀多益寡古易作培多為證案古易培多見易釋文及玉篇誠有之然培乃把取義與詩培克義同非此三詩之培又字或作褒褒乃褒揚字博毛切當是借用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三